



## 番婆樹下（北四縣腔）

河灞、田坵、山壁、菜園……，火車直直行，俚看等窗門外背青溜溜仔山色、鮮鮮河水，熟絡个光景緊來緊多，心情七七上八落，無安無樂，恁想過加下應該就會到了。想著等下會看著該隻人，吾該心肝頭緊嘖嘖跳，無想恁多，煞煞摻抵日頭个目鏡戴起來。

毋過，日頭絲還係偷偷仔晟入來，晟著在俚个大脚髀伏等睡个芹妹，芹妹个目眉毛崁黏時就皺起來，目珠無擘開來，嗯一聲、兩聲，續等停動一下厥該手骨，俚遽遽用手揸等厥目珠，摻佢抵日頭，分佢睡加下。

外背歸隻烏疏疏个，單淨車肚裡背電火光華華仔，隆隆滾个聲音忽然間當大又變細，搭等拳頭嫵个手，毋知自家搭等拳頭嫵，俚盡毋好過隆。

過無幾久，火車頂放送會到站个聲音，這下摻頭擺盡無共樣，華語、學老、客話，甚至英文做盡就有，毋過，還欠一種……。

「各位旅客，竹東站快要到了！」

「各位旅客，竹東站就欲到矣！」

「各位旅客，竹東站會到咧！」

「Attention please, we are now……」

俚抵一下嘴角，煞煞喊芹妹甯起來，一手牽等目絲絲仔還言睡醒个芹妹，一手拉等新式个拖曉咕，跔等一群人準備下車。

一行啊出火車廂，園在枕木、細石牯等个燒風，一陣一陣對等旅客吹過來，熱浪滾滾，打算愛捉……。

芹妹目睡摸些同俚共樣目眉毛皺等，看著厥面容俚嘎試著好笑，一片笑一片拉好拖曉咕，牽等佢兩儕定定仔向前行。

月臺項，大家你尖佢，佢尖你，相賽向出口該片行去，本旦心躁躁个佢，這下還較企坐毋核。忽然間，佢又頓恬一下，頭那翻去翻轉，「咦？奇怪？仰無看著阿榮叔？」、「敢係退休哩？」，企等發琢愕言有想透，嬌尸撥撥个聲音就在脣項響起：「阿姨，佢還熱哦！」芹妹目背毛緊瞞，一片講話一片還用手緊去撥開厥額頭面項該兜無夾纏个頭那毛。

芹妹今晡日盡派頭，縐等兩條毛辮仔，濃密个目眉毛、大粒靈活个目珠、啾紅个嘴脣皮，毋過，最錫人个係翹翹个目水毛；圓身著等一領白色碎花無袖个洋服；下頭一雙白雪雪著到腳目珠个襪仔，還過一雙金若若仔<sup>1</sup>个烏皮鞋，日頭晟啊去，緊行還會緊瞞，歸隻人靚到奈毋得——今年正讀幼稚園中班个芹妹，講有幾得人惜就有幾得人惜。

看等芹妹，佢又想著厥爸厥姆，芹妹同厥爸實在像到無跌忒，故所，人講細人仔做毋得偷降，就係恁樣个道理，實在毋會差，毋過當打爽，芹妹一出世就無看過厥爸。唉！像厥姆講个，人生个東西無幾久，人生在世有麼个好計較。佢跔下去搵手摻佢粹汗，搵開該兜毋聽講个頭那毛，細聲講：

「乖乖哦！正行無幾遠仔定，過行加一下仔就到哩！」

「嗯？阿姨惜哦！」芹妹像知人我樣仔，緊領頭。

佢企跔起來，偲兩儕繼續行，頭前無幾遠就係出口，佢緊行緊講：「芹妹，先揪等阿姨个衫褲，佢尋一下車單，愛揪好哦……」，芹妹黏時捉等佢个衫腳纏纏，半行半走跔等吾該腳步。

「水伯姆敢正經毋知人了？……」尋著車單自家又恁想一下。

※ ※ ※

一出車站，車頭脣項兩片析摻頭擺無麼个共樣，對車頭這片看啊去，頭過闊野野个地方變成樓屋、停車場、大賣場……這兜，哪就看得著店面、人行，食个、用个盡方便。這下看著幾下間食堂，由在你選擇。佢記得，頭擺單淨對等車頭十字路口右片析，有一間席麵店開當久，頭家娘阿梅姊个湯頭味緒係阿姊摻佢共同个記憶，毋過……，佢再無機會食……。

雖然這下差毋多既經過晝，一點零吧，毋過，佢無趕緊愛食飯也毋會肚飢，因為打早坐火車到這位，車頂準備个零嗒罔食，也差毋多會食忒了，無，芹妹哪有恁乖，肯好好坐恁久个車枋，坐到落尾，還癢到睡毋知醒，佢胚想正睡啊醒个芹妹應該也食毋落正著。

言過十字路口个右片，有隻新竹客運等車亭，坐巴士个所在，也共樣還在，因為這搭仔係火車頭，故所大體仔這站毋係開車頭站就係最尾一站。行較過去兜仔，行加一細截路會看著一隻加油站，毋知哪央時起个，反正佢一直就在該，名仔當好聽，以前看得著該加油站最頂高个招牌「福爾摩沙」四隻斗大燙金个字，這下嘎看毋著哩。

轉到這隻車頭，當然，車頭最錫人个還係頭前這頭番婆樹，共樣个番婆樹，佢還記得，該年，佢摻阿姊決心愛離開這搭仔愛去遠遠个地方，也係火熱个六月，六月个天空滿樹極个紅，看起來熱情、火紅，毋過，哼！係佢來看，像阿姊歸身个血，血流血著，佢最惱這頭得人惱个番婆樹，講麼个山盟海誓，還毋係花花公子一隻，講話花花假假，講花舌……，無注意著自家搭等拳頭嫵，芹妹唉唉嘖嘖佢正發現著。

企在車頭，佢講毋出話來，當想倒轉去佢這下个所在；當想離開這隻傷心地方；當想無愛看著……。「番婆樹啊！番婆樹！吾姊係講著若故事，輒常噉到目汁闌干，講佢在樹下靚靚个回憶、悲傷个事情，故所，雖然佢從細就摻你熟事，但係……。」佢像無麼个甘願樣仔，在心肝肚摻佢喊話。毋過，為著阿姊个遺願，佢還係……，也好，佢就來尋一隻答案。

恁著頭擺个事情，佢臥頭看等該頭番婆樹……。

纒蓬蓬个番婆樹分佢講到無一坵好，佢共樣在車頭脣企到在在，企到澄澄，共樣無變。樹頂高滄滄一蕊一蕊柑仔色擺等紅色个花仔，像一支大紅遮樣仔，共樣恁打眼；分風吹落个花皮，像一隻隻會飛个揚蝶仔樣恁多、恁靚。芹妹看到目珠毋會矚目、毋會停動，好恬恬吾該心肝頭抽一下、抽一下……。

該年，一個有身項个細妹人，無講原因，好恬恬就分頭家娘逐走，阿姊雖然認命無關係，毋過，佢仰仔就無辦法添忘忒。該央時，無人知得阿姊擲大肚有身項這件事情，就連佢也係後來愛做阿姨了正知得恁呢个事情。打白講，阿姊一直無講到底為著麼个原因佢分人逐走，恁多年來，吾該心肝肚一直掛吊等吧，佢盡毋甘願，係無，阿姊哪會恁後生就無在了，再過，為麼个毋好分自家个阿姆知得這件事情？佢輒常恁等這兜事情……。



僱企在這發琢愕，僱還記得就係在這頭番婆樹下……

「瑪雅，拜託你毋好怪怨姆，好無？佢毋係挑事愛恁樣做個，定著有麼個原因……」阿明哥額頭對等阿姊個額頭，用兩隻手巴掌庠等阿姊個面頰卵，低言細語講話，阿姊噉到目珠紅紅腫腫，目汁流無停，頭磬磬仔毋講話，單淨噉噉滾定定。

「係啦！你莫傷悲，等下僱轉去再過打探看啊，定著有麼個原因，無，吾姆恁良善個人，絕對無可能會恁樣做個啦！」阿和哥乜進前一步在脣項唸唸唸唸，搵手摻厥老弟講話。

「啊！無成，係因為你兜係……」阿和哥意像想著麼個樣仔大聲喊。

「阿哥！你莫儘採亂講！」阿和哥分厥老弟大聲咄一下，驚覺自家講毋著話，試著異敗勢，黏時就行開到脣項。

「老古人言：『食人一口，還人一斗』水伯姆出錢分吾老妹讀書，僱永久就會記得這份恩情，仰可能還會怪怨佢老人家？」講煞目汁又緊流。

「阿明哥、阿和哥，承蒙你兜對僱個照顧，轉去莫過問水伯姆較贏，莫打壞你兩子哀個感情，瑪雅受當毋起。」阿姊緊噉緊講。

「定著係僱，定著係僱有哪做毋堵好……水伯姆正會謹孜孜個……，謹到毋想愛看著僱……愛摻僱逐走……」瑪雅講著平常時恁惜佢個水伯姆，緊講緊噉眇，噉到敵氣毋出。

「恁多年來，打幫有你兩兄弟摻僱兩姊妹幫忙搵手，僱兜正有今晷日，比別人還較幸福，瑪雅既經滿足……」

續等又講：「無定，這就係吾個命！」講煞，歸隻人伏到阿明哥個胸脯放勢牯緊噉，噉到目汁闌杆，目汁潑潑跌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咦？該番婆樹下，敢係阿姊个魂影？」偈頭那拂啊拂欸，哪有可能？可能自家坐車乜恡了，目珠花花。

「咦？奇怪？該兜舊陋舊陋个交椅仰毋見忒了？哪央時變到豬肝色又恡好勢憑背个長凳？」唉！有麼个好奇怪，麼个事情生成就會變啊，就像阿明哥對阿姊共樣，講麼个山盟海誓，來看幾擺就毋識再過來了，哼，「白浪<sup>2</sup>」，哪有毋變个道理！

六月个燒風，開都滿樹極紅紅个番婆花，想著頭擺个事情，偈氣噴噴仔為阿姊抱不平，目汁含等——乜紅紅紅。

「你問我愛你有多深，我愛你有幾分……(華語)」，陌陌風手機音樂響起，偈正魂醒過來，遽遽尋著電話：「喂！你好！偈係阿碧……，阿水伯哦……，偈兜正到，……毋使！毋使！近仔定定，偈坐一下車仔就……」阿水伯正經就係阿水伯，乜像阿姊同偈講个阿水伯共樣，性體緊觸觸仔，毋過，熱腸熱肚，透長年摻別儕个事情排在最頭前，故所做了盡久个里長。

月臺頂，六、七月个天空像火爐樣仔，哪就熱燻燻仔，恡翁熱又係當晝頭，日頭當烈，偈企在較抵日頭个所在，面前有幾臺 ta~ ku si`，該運轉手看著偈企恡久就問講：

「小姐，要坐車嗎？天氣這麼熱，坐哥哥的車比較涼喔！」一隻「白浪」。

「來啦！我算你便宜！」又一隻「白浪」。

一個運轉手用臺灣國語摻偈講話，偈目瞋瞋仔緊捉佢看，原住民又仰般，偈正係「正港」个臺灣人。

收起電話，偈跔下去摸摸芹妹个頭那：「等下若阿和伯會駛車仔過來，偈在這車頭先等一下，好無？」恡熱个天，毋使再過行，細人仔當然最歡喜，芹妹个頭那像山狗太樣仔領領拜。

兩儕手牽手行轉車頭候車室，偈交代芹妹：「等下看著人，愛記得喊阿和伯噢！」。

※ ※ ※

候車室裡背，無幾闊也無幾多儕，單淨一隻窗門口買車票摺幾張木造个長凳，還過一個掃地泥个婦人家，看起來像外勞个款仔。有冷氣好吹，芹妹黏時就開容笑面在脣項搞起來。

地泥項一大坭一大坭花啦必駁个 tai` lu`，芹妹詐意仔想愛躡脚尾跳格仔，該恁大格佢仰跳得過去，故所還偷偷摺摺毋想分佢看著，佢挑故意目瞞鼻動噃兩聲仔，芹妹黏時就笑到矻矻滾<sup>3</sup>，看佢笑頭笑面，吾該心情正較定疊兜仔！

除忒芹妹幼嫩笑連連个聲以外、候車室裡背冷氣呵呵滾个聲，歸隻車頭恬肅肅仔，佢又翻轉頭那去看等該頭番婆樹，恁想起阿姊發病个情形。

該央時，在醫院……

「阿碧，今這下…細人仔也差毋多…對歲會…行哩，有一件事…情，佢…愛先交代你！」阿姊正手術忒，面色白琢琢仔<sup>4</sup> 摺佢講話。

「係有機會，你定著愛摺……芹妹……帶轉去……，自家一儕人係無法…度……个話，摺……阿和哥聯絡…，毋怕，佢定著會摺你搵……手……」阿姊講話氣凹凹仔，無元無氣。

過無幾久，阿姊就過身了。月仔無做好，平常時又恁做家，舞到歸身痛，一身都係病，自家奄奄<sup>5</sup> 又毋盼得買來食，仰仔講鐵打个身體也會佇毋著。

佢自家一儕人渡等芹妹，幫幫撥撥，盡麻煩。但係，俗話講：「人生在世不怕窮，最驚睡到日頭紅。」為著生活，刻耐仔日日省食省儉，盡無簡單正畜大阿姊留下來个細人仔。

老古人言也講：「人勤地獻寶，人懶地生草。」一勤天下無難事，自家煞猛打拚，三餐飯飽不求人。雖然生活算來毋係異豐湧，若係芹妹愛食愛用个，毋會有虧欠，毋過，看佢一日一日長大，吾該心肝肚還係輒常會恁著阿姊講過个話……。

舊年年下仔个時節，佢竟然接著阿和哥个電話，幾下年長年透天毋識聯絡个人，毋知仰會恁慶，竟然尋得著佢還打電話來……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阿碧，阿和哥摺你拜託……，分吾姆一隻機會，今這下佢仲無幾多日仔……，佢摺你保證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過忒年，旨到天穿个前幾日，阿和哥摺一個細俵仔共下來尋僱，故所，今晡日僱正會渡等芹妹轉來，轉到這隻老地方。坐車以前，佢乜識想過係毋係將就蝦公過河——打卯退，再搬屋好哩，厥屋下个事情關僱麼个釐……；毋過，恁樣毋係辦法，係無搞清楚个話，像纒頭絞髻樣仔，永久尋無頭頭縲來解決。



偲兩家屋个事情，講來話頭長……

本旦，吾爸个性生來就急，做麼个事就像老鴉仔無隔夜卯樣仔，故所，做毋成頭路；還當孤盲，看人做麼个賺錢，就想愛珍人做，共樣一事無成。後來，分朋友帶壞，迷迷痴痴沉迷賭徼，日思夜想愛贏錢个步數。人講：「毋怕七月水，盡驚做徼鬼。」結果，阿爸當然輸忒當多錢，毋單止輸錢，輸錢過後心情毋好就緊淋酒，嘎變隻酒鬼，落尾，食酒食到癲忒毋知人哩！欠欠摯一千擔債愛還，阿姆、阿姊同僱三子哀个生活無落無著，討錢个人還三不二時提醒僱兜愛打點仔細兜仔！

正當毋知愛仰結煞該下，好得里長伯阿水伯恁好心，肯摺僱兜擔保搵手貸款做保人，還肯借錢分僱兜拆數（sii）還債，阿姊正恁好彩無分人賣去茶店堵數，僱也正有機會繼續讀書。

該央時，莊頭个人還不時提醒阿水伯，絕對毋好借錢分吾姆，三子哀背等恁多債務，係借錢分僱兜，定著係豬欠狗債<sup>6</sup>絕對拿毋轉來个，喊里長伯毋好恁戇，愛想清楚考慮詳細兜仔。就因為這天大个恩情，故所，吾姆強強愛摺阿姊作當分阿水伯做使女，該年，阿姊堵堵好正十八歲。

里長伯兩公婆，係這莊頭有名个大善人，厥該堂屋歇在這搭仔盡有名望。聽講阿水伯係頭份謝阿番个後代子孫，謝阿番就係頭過頭份莊田寮黃屋有錢人个長年仔，臺灣割分日本政府日本人旨到臺灣該下，當多土匪攔路搶劫，刷人放火麼个就敢做，舞到大家心茫茫、心神毋定。

頭份莊附近个莊民，認為獅潭係較安全个所在，大家就帶等屋下值錢个東西走到獅潭避難。毋過，該隻長工仔謝阿番嘍來摻頭家講，佢願意留下來察看土匪有來抑無來。等一駁仔過後，佢行路走等去獅潭摻頭家報告土匪可能毋會來个時節，又有消息傳來講該兜土匪當當在該搶頭份莊。屋下既經無麼个貴重值錢个東西好搶，頭家又驚土匪會放火燒忒該大堂屋，心焦麻亂、愁勞博激該下，該隻忠心硬頸个謝阿番又毋聽人个勸話，冒險走轉去頭份莊打探消息。

謝阿番打探了，又遽遽轉到獅潭去摻頭家報告好消息——該土匪可能無看著半隻人影，搜毋著值錢个東西，無放火燒屋就離開哩！故所，大家非常承蒙感謝謝阿番這隻長年仔，當阿謫佢毋驚危險，對自家个頭家又恁忠誠勇敢。故所，下後謝阿番在黃屋做長年做了一生人，代代相傳。

阿水伯厥堂屋這隻故事儕儕就知，故所，阿水伯也傳著謝阿番个種草，對人誠意又熱心，做里長做了幾十年一年透天為大家來服務，大家係有麼个疑難雜症，抑係難排解个事情，定著會拜託里長伯出面來處理。故所，莊頭肚哪家哪屋若係愛搵手幫忙个話，里長伯兩公婆定著攬手捋腳<sup>7</sup>行第一。

堵好阿姊愛過去，大項事情輪毋到佢，細項个事情，瑪雅一手包辦，辦到好好，比論講泡乳、搵手渡人、送便當分老人家、煮食、洗衫、揸嬰兒仔睡目、掌屋、打鎖匙這兜……，阿姊歸日仔像極樂仔樣捩捩轉，無閒泊杈，佢做事煞手又伶俐，盡得里長伯姆摻房內人个痛惜。

日見日，年復年，毋多知仔，就過忒三、四年了。生來笨筍笨筍<sup>8</sup>个瑪雅，也緊來緊靚，該身材就係身材，正經係黃蜂腰，鯽魚嘴，十人看著九人愛，盡錫人。毋過，聽講麼人就搶毋走，佢係屬於阿明哥个。

阿明哥——里長伯个滿子，生來高溜高溜，戴等一副目鏡，斯文斯文，瑪雅正去該下，佢還當當在該讀書，老實人一個，也好得有阿明哥打幫搵手，瑪雅正可以做來恁順序。

聽阿姊講，一開始佢恹著阿明哥目珠看上天，看毋起佢，後來正知係阿明哥試著敗勢，一看啊著佢，目珠毋知愛看哪片析，只好看上天。

又有一日，瑪雅愛去下街阿福伯該位送飯筲仔，阿明哥好心好意愛載佢去，本成就盡合意瑪雅个阿明哥，聽著瑪雅肯分佢載，暢到耐毋得。

該日，阿明哥騎等自行車，後背瑪雅打橫坐，因爭瑪雅著等一領黃色圓領碎花洋裝，腳項一雙看得著腳趾个高睜涼鞋。騎等車仔个阿明哥，一個細俖條仔，目珠有意無意會影著該兩條白雪雪个下想（細脚髀），鼻著毋知係花香抑係女人香个香味，心肝颯到哮喘跳。

阿明哥著一領圓領無袖个短衫，看得著佢雄頭个老鼠肉，坐在後背个瑪雅，看等厥背囊飯匙骨一上一下，砸噶有力，還鼻著男仔人特殊个汗臊味，自家胚想……，想到面紅濟炸，好得阿明哥看毋著。

逐擺阿姊係講著這頭過个事情，厥面容無限个溫柔、有光采，歸日仔歡歡喜喜，成下仔還會自家啦歌哩曲無就躑躑緊笑。

就恁樣，郎有情，妹有意，佢兩儕當遽就行到共下。莊頭肚輒常會看著佢兩儕个身影，尤其係在火車頭脣項該頭番婆樹下，兩儕人偷偷摺摺糖甜蜜甘，下把仔「動手動腳」，就像船到灘頭水路開恁自然。

佢兩儕輒常會互相打眼拐，來來去去。脣頭知種个人，會摻阿明哥開玩笑：「阿明牯恁好命！七後生八後生就愛討姐仔，哪央時討『細姐』啊？」該兜人盡無搭碇，摻華語个「小姐」講做「細姐」，毋過，不管旁脣該兜人仔兒打鬧，阿明哥還係笑微微仔滿心歡喜，無插別人講麼个閒話。

里長伯兩公婆也盡中意阿明牯同瑪雅做得行共下，湊一雙，兩儕爭差兩歲定定，盡堵好，水伯姆對瑪雅也盡合意。毋過，竟然發生一件事情，一件無辦法見人个事情，這後來个事情係阿和哥在院項從頭到尾講分僱聽个，單淨講分僱聽……。



水伯姆講，有一日……

隔壁鄰舍送當多青菜來，水伯姆食毋忒恁多逐擺就會送分人，該日又無看著瑪雅，水伯姆就自家擺等該兜青菜……。

「阿榮，僱趑趑拿兜青菜來分你，隔壁鄰舍分僱恁多，暗晡夜喊若舖娘煮……」水伯姆行到厥細叔个屋下，就像行灶下樣仔直接撞入去，言知，話言講忒就嚇到講毋出話來——阿榮像大狗牯樣仔人在瑪雅厥姆後背合合上<sup>9</sup>，瑪雅厥姆上身伏在食飯桌脣頭个細桌仔面頂，屎肫孔孔，無著褲……。

下後，水伯姆坐在廳下，面爪爪仔<sup>10</sup>，想該瑪雅厥姆也好得自家个老公紹介正有頭路好做，在火車站做臨時雇員拚掃个工作，阿榮一旦就係鐵路局个公務員，兩儕竟然……，恁毋知見笑。

「阿嫂，……」阿榮毋敢看厥嫂个面色，瑪雅厥姆分人捉包仔想愛先離開，分水伯姆出聲咄頓恬，兩儕人坐在胖凳，一儕坐一位，毋敢共下坐。

「阿榮，佢講你啊~~~ 正經係關起門來打乞食<sup>11</sup>，毋係男仔人！」

「自家有舖娘个人，還敢同學老嫲，你知羞抑毋知羞？」

「講，今這下你愛仰仔來處理？」

「…嗯…，阿…」瑪雅厥姆想愛講話。

「恬恬！你無資格好講話！」分水伯姆大聲咄一聲。

「無想著你係恁毋知見笑个婦人家，無採佢兩公婆為著若屋下个事情，該駁仔佢摻若水伯撞上撞下、舂頭磕額，舞到豬八戒照鏡仔，兩片斯毋係人……」水伯姆悶到氣傍氣鼓，啟氣毋上。

啟一口大氣，續等又講：「結果你毋知人好，還敢做出恁無面皮个事情，你食佢戇仔，係無？正經係過橋丟橈<sup>12</sup>忘恩背義个人，若良心在哪？分狗食忒哩，係無？不搭不膝个婦人家……」水伯姆當譴，講話喝喝咄咄，口涎波潑放勢牯盡罵，越罵越闊，眼橫橫仔看等瑪雅厥姆。

事情發生過後，水伯姆一看啊著瑪雅就想著厥姆，怨恨到會死，毋願自家个俵仔阿明牯討瑪雅做舖娘，毋願意有恁樣个且姆，故所，態度轉變一百八十度。還過，為著顧到厥細叔个面子，為著顧到阿水伯，無分人知著這敗壞門風个事情，摻瑪雅厥姆講好條件就喊佢走，故所，水伯姆也無講麼个理由，就喊瑪雅愛離開，不管阿和哥、阿明哥摻瑪雅仰仔求求乞乞完全無效。

下後事情，佢就摻阿姊兩儕無想著事情會變成恁樣，阿明哥還同厥姆打逆面，講無愛讀書也無愛轉屋，該一駁仔，大家心肝肚苦煎煎仔，麼儕就毋好過。佢姆編一隻理由就先來離開，下後，佢兩姊妹也跔等離開，就在該頭番婆樹下……。



事情過忒恁多年，無想著阿和哥會尋著芹妹摺佢，最重要个係，佢也想愛了解當初水伯姆做麼个愛摺阿姊逐走，害阿姊七後生八後生就轉長山去賣鴨卵，恁多年來，佢像啞仔食黃連樣，有苦講毋出。

想來想去，還係阿姊最孤盲，交代佢定著愛摺芹妹渡轉來分阿明哥，正經係一肚懊哨。「唉！」深深歎一口氣，佢實在恁毋解阿姊仰會恁慳、恁毋值。

在脣頭跳上跌落，自家搞奈个芹妹，看著佢故大氣嬌聲問講：「阿姨，你做麼个故大氣？」

佢還來毋掣應厥話，就聽著阿和哥个聲，在車頭外背緊攞手緊喊。阿和哥摺頭擺共樣，無麼个變化，生來高天天仔，皮膚白淨白淨，有一滴仔痲背，這下看起來身體異像較奄弱樣仔，毋過，佢一旦就無阿明哥恁雄頭。

阿和哥一上車就講：「頭先佢姆有醒過來，較知人樣仔……。」一催油，車仔就呵呵滾走往前，芹妹坐在後座，看著該車尾捲起一地泥个紅嘎喊出來：「阿姨，你看！紅紅个花仔飛起來哩！還靚哦！」

阿和哥續等又講：

「毋過，佢緊喊『阿明……阿明……，你毋好走……，等佢……』」

「前一駁仔，言發病个時節，佢姆像會癲忒樣仔，從來毋識冤家个兩公婆，毋知做麼个摺佢爸冤家泌背，過後，佢姆像分魍神牽去樣仔，成下知人，成下又毋知人，問吾爸兩儕在該吵麼个，吾爸也毋講話緊搖頭……」。

哦！原來，阿明哥早就無在咧，怪毋得，幾年前該隻暗舖頭，阿明哥轉去過後就無消無息，害阿姊等無人。

佢兩姊妹離開以後，阿明哥還會偷偷仔打電話分阿姊，無就會偷偷仔來看佢。阿明哥知得佢愛做阿爸該暗舖，還歡喜靈天講轉去以後，愛摺厥姆講佢愛做姐婆哩，無定，看著嬰兒仔个面項，會……，言知……，害阿姊恁著係水伯姆毋肯佢兩儕共下，正會一息仔消息就無，連阿明哥也無再過過來！原來，該暗舖佢就出車禍，發生恁大个事情！

唉！這對苦命鴛鴦，仰會恁衰過，阿和哥還緊在該講話，但係阿芳無聽著佢講麼个，佢還係恁解阿水伯想愛芹妹認祖歸宗个原因？厥屋下還有阿和哥啊！

車仔一下仔就到院項……

白雪雪个病房裡背，一個歐巴桑坐在病床脣項掌等水伯姆，阿碧牽等芹妹行兼上去。唉哉！原旦瓜子面形，皮膚白淨白淨个人，嘎變到烏絡烏絡、瘦挾挾仔；原旦長年透天紮髻髻个頭那毛，今這下差毋多會啟淨淨哩，恁良善、恁好个人，仰天公伯無摻佢保庇，分佢受到恁多苦難，失忒一隻俵仔，自家又著著恁嚴重个病症。

去外背嘍菸堵好入來个阿水伯，一看啊著芹妹，目汁含等想愛講話喉嚨頭又硬硬講毋出來，芹妹看著厥公有一息仔生份，徙一下腳步，圍到吾後背，細細个頭那又會偷偷仔探出來，眼金金仔看大人講話。

「乳癌第四期，前一駁仔還好好个時節，若水伯姆就講佢頭過毋著哩，不應該喊瑪雅離開，害到佢自家連俵仔就無！」阿水伯聲吶吶个緊講。

「下後，偌兜知得阿明有一隻細人仔，若水伯姆摻偌當暢，總算天公伯有目珠，留一隻後代分謝屋，該央時，若水伯姆緊講緊噉，喊偌定著愛摻阿明个細人仔渡轉來。」阿水伯目珠紅紅、目汁盡流。

看著阿水伯噉眇，芹妹慢慢仔行兼去牽厥手，可能想愛摻佢「惜惜、呼呼」，喊佢毋好再過噉了，就像芹妹每擺看著偌噉眇就會行前來扼等偌个手共樣。

偌看著芹妹去牽厥公个手，跔等就教佢愛喊人啊！芹妹定定仔臥頭，看一下厥公又看一下偌，偌使隻目色鼓勵佢，芹妹正擘嘴細聲喊：「阿公！」阿水伯插等芹妹，又笑又噉緊講：「好！好！阿公惜！阿公惜！」芹妹兩隻細手也插等阿水伯个頸根，旁脣阿和哥噉出聲，煞煞用手揞等嘴毋敢忒大聲，偌也共樣抵等嘴，目汁緊流。

明白一兜事情，異像有較正又像無較爭樣仔，行出病房在迴廊項，偌想起頭過在車頭愛離開个時節，阿榮叔還搵手買車票分偌兩姊妹，阿榮叔這下在哪？阿和哥接嘴講：

「吾叔後來摻吾叔姆離婚，佢申請調去別隻火車站做事。」

「離婚？」

阿和哥續等又講：「因為聽吾姆講，若姆摺吾叔兩儕人行共下，發生無正常个事情分吾姆發現著，故所，若姆正會離開這搭仔，若姊正會分吾姆逐走……。」

喔！原來如此，佢總算明白係麼个原因，愛怪麼儕？自家想噉又噉毋得出，怨毋得別儕。



阿和哥送佢摺芹妹到車頭，在番婆樹下……。

阿水伯希望芹妹做得留下來，芹妹驚生份仰仔講就毋肯，阿水伯看等佢，希望佢做得摺佢搵手，佢个心情當複雜，自家一手渡大个細人仔，雖然明知係阿水伯个孫女，水伯姆這下又發病，一下知得恁多訊息，佢盡難決定！

佢看轉阿和哥該片，阿和哥黏時頭犁梨仔無講話，佢又看轉阿水伯該位，阿水伯嘎一副無奈何个表情，今佢愛仰結煞正好？

落尾，佢決定先渡芹妹轉去，慢慢仔同芹妹講明白，等芹妹下後愛讀小學一年生个時節正看做得渡轉來無。這中間佢會輒常渡芹妹轉來，無定，寒假、避暑假，芹妹也做得過來同厥公、厥婆共下戴一駁仔。阿水伯這片也可以抽間到吾該片析去遠寮，分芹妹慢慢慣勢兩家屋人，看熟絡兜仔正來參詳。

這係佢現下可以做得著个最大讓步，因為佢也非常非常毋盼得阿姊辛辛苦苦降个細人仔——芹妹。芹妹緊摺阿和哥搵手講再會，番婆樹下共樣紅紅紅。

### 【作者註】

1. 金若若 (na) 仔：亮晶晶的。
2. 白浪：原住民稱不正經的漢人為白浪，發音與閩語的壞人音近。
3. 矻矻滾 (kid kid gun ` )：連續笑個不停的樣子。
4. 白琢琢仔 (pag dog dog e ` )：慘白的顏色。
5. 奄奄 (ngiem ngiem)：無精打采。
6. 豬欠狗債 (zu ` kiam gieu ` zai)：比喻不可能歸還的錢。
7. 攬手捋腳 (lu ` su ` lod giog ` )：捲起衣袖拉起褲管。
8. 笨筍笨筍 (bun sun ` bun sun ` )：豐滿貌。
9. 合合上 (hab hab song ` )：猴急的樣子。
10. 面爪爪仔 (mien zau ` zau ` e ` )：臉色不和悅的樣子。
11. 關起門來打乞食：不是好漢之意。
12. 過橋丟桴 (go kieu ` diu ` bien ` )：喻過河拆橋、忘恩負義。



## 作者感言

**賴貴珍** 新竹市三民國小教師

怎麼大家都跟我說「恭喜」？2/15剛開學，學校較忙再加上家裡有事，所以未去理會手機「叮咚…叮咚…」一直作響，沒想到——我真的得獎了！直到現在，都還有種不太真實的感覺，我真的得獎了！？

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了，不過，最最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，當我像著了鴉片的魂般，無可救藥地沉浸在屬於我的客語世界時，他們給予我全力的支持與鼓勵，讓我無後顧之憂，進行客語創作；其次，要感謝客家前輩們的傾囊相授，貴珍何其有幸，享受、沐浴前人的澤被！再來，要感謝一路支持並互相勉勵的朋友們，在客家、在文學的路上，有你們真好！

最後，要感謝我服務的新竹市三民國小給予我支持與照顧的同仁們，你們高度的認同與肯定是我創作的精神糧食，我會再接再厲繼續創作之路。

自從開始接觸客家，我的生命開始有了不一樣的寄託；揭開文學的面紗，使我的人生產生不一樣的意義。在此，真心誠意感謝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的舉辦，讓所有熱愛臺灣母語的朋友們有發表的機會，我想，得獎是另一個開始，可以為本土語言盡一點棉薄之力，是我的光榮，也是我的榮幸，我願意在這塊土地上——為客家而寫。

再次誠摯地感謝，感謝周遭愛我的人及我所愛的人。